端午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阿Q正傳

端午節
作者：魯迅
1922年6月
发表于1922年9月10日

白光

本作品收錄於《吶喊》和《小說月報·第十三卷·第九號》

方玄綽近來愛說『差不多』這一句話，幾乎成了『口頭禪』似的；而且不但說，的確也盤據在他腦裏了。他最初說的是『都一樣』，後來大約覺得欠穩當了，便改爲『差不多』，一直使用到現在。

他自從發見了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後，雖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，同時卻也得到許多新慰安。譬如看見老輩威壓青年，在先是要憤憤的，但現在卻就轉念道，將來這少年有了兒孫時，大抵也要擺這架子的罷，便再沒有什麽不平了。又如看見兵士打車夫，在先也要憤憤的，但現在也就轉念道，倘使這車夫當了兵，這兵拉了車，大抵也就這麽打，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。他這樣想着的時候，有時也疑心是因爲自己沒有和惡社會奮鬬的勇氣，所以瞞心昧己的故意造出來的一條逃路，很近于『無是非之心』。遠不如改正了好。然而這意見，總反而在他腦裏生長起來。

他將這『差不多說』最初公表的時候是在北京首善學校的講堂上，其時大概是提起關于歷史上的事情來，于是說到『古今人不相遠』，說到各色人等的『性相近』，終于牽扯

到學生和官僚身上，大發其議論道：

『現在社會上時髦的都通行罵官僚，而學生罵得尤利害。然而官僚並不是天生的特別種族，就是平民變就的。現在學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，和老官僚有什麽兩樣呢？「易地則皆然」，思想、言論舉動、丰采都沒有什麽大區別……便是學生團體新辦的許多事業，不是也已經難免出弊病，大半煙消火滅了麽？差不多的。但中國將來之可慮就在此。……』

散坐在講堂裏的二十多個聽講者，有的悵然了，或者是以爲這話對；有的勃然了，大約是以爲侮辱了神聖的青年；有幾個卻對他微笑了，大約以爲這是他替自己的辯解：因爲方玄綽就是兼做官僚的。

而其實卻是都錯誤。這不過是他的一種新不平；雖說不平，又只是他的一種安分的空論。他自己雖然不知道是因爲懶，還是因爲無用，總之覺得是一個不肯運動，十分安分守己的人。總長寃他有神經病，只要地位還不至于動搖，他決不開一開口；教員的薪水欠到大半年了，只要別有官俸支持，他也決不開一開口。不但不開口，當教員聯合索薪的時候，他還暗地裏以爲欠斟酌，太嚷嚷；直到聽得同寮過分的奚落他們了，這纔略有些小感慨，後來一轉念，這或者因爲自己正缺錢，而別的官並不兼做教員的緣故罷，于是就釋然了。

他雖然也缺錢，但從沒有加入教員的團體內，大家議決罷課，可是不去上課了。政府說『上了課纔給錢』，他纔略恨他們的類乎用果子耍猴子；一個大教育家說道：『教員一手挾書包一手要錢不高尙。』他纔對于他的太太正式的發牢騷了。

「喂，怎麽只有兩盤？』聽了『不高尙說』這一日的晚餐時候，他看着菜蔬說。

他們是沒有受過新教育的，太太並無學名或雅號，所以也就沒有什麽稱呼了，照老例雖然也可以叫『太太』，但他又不願意太守舊，于是就發明了一個『喂』字。太太對他卻連『喂』字也沒有，只要臉向着他說話，依據習慣法，他就知道這話是對他而發的。

『可是上月領來的一成半都完了……昨天的米，也還是好容易纔賒來的呢。』伊站在桌旁，臉對着他說。

『你看，還說教書的要薪水是卑鄙哩。這種東西似乎連人要喫飯，飯要米做，米要錢買這一點粗淺事情都不知道……』

『對啦。沒有錢怎麼買米，沒有米怎麼煮……』他兩頰都鼓起來了，彷彿氣惱這答案正和他的議論『差不多』，近乎隨聲附和模樣；接着便將頭轉向別一面去了，依據習慣法，這是宣告討論中止的表示。

待到淒風冷雨這一天，教員們因爲向政府去索欠薪，在新華門前爛泥裏被國軍打得頭破血出之後，倒居然也發了一點薪水。方玄綽不費一舉手之勞的領了錢，酌還些舊債，卻還缺一大筆款，這是因爲官俸也頗有些拖欠了。當是時，便是廉吏清官們也漸以爲薪之不可不索，而況兼做教員的方玄綽，自然更表同情于學界起來，所以大家主張繼續罷課的時候，他雖然仍未到場，事後卻尤其心悅誠服的確守了公共的決議。

然而政府竟又付錢，學校也就開課了。但在前幾天，卻有學生總會上一個呈文給政府，說：『教員倘若不上課，便不要付欠薪。』這雖然並無效，而方玄綽卻忽而記起前回政府所說的『上了課纔給錢』的話來，『差不多』這一個影子在他眼前又一幌，而且並不消滅，于是他便在講堂上公表了。

准此，可見如果將『差不多說』鍛鍊羅織起來，自然也可以判作一種挾帶私心的不平，但總不能說是專爲自己做官的辯解。只是每到這些時，他又常常喜歡拉上中國將來的命運之類的問題，一不小心，便連自己也以爲是一個憂國的志士：人們是每苦于沒有『自知之明』的。

但是『差不多 』的事實又發生了，政府當初雖只不理那些招人頭痛的教員，後來竟不理到無關痛癢的官吏，欠而又欠，終于逼得先前鄙薄教員要錢的好官，也很有幾員化爲索薪大會裏的驍將了。惟有幾種日報上卻很發了些鄙薄譏笑他們的文字。方玄綽也毫不爲奇，毫不介意，因爲他根據了他的『差不多說』，知道這是新聞記者還未缺少潤筆的緣故，萬一政府或是闊人停了津貼，他們多半也要開大會的。

他既已表同情于教員的索薪，自然也贊成同寮的索俸，然而他仍然安坐在衙門中，照例的並不一同去討債。至于有人疑心他孤高，那可也不過是一種誤解罷了。他自己說，他是自從出世以來，只有人向他來要債，他從沒有向人去討過債，所以這一端是『非其所長』。而且他最不敢見手握經濟之權的人物，這種人待到失了權勢之後，捧着一本大乘

起信論講佛學的時候，固然也很是『藹然可親 』的了，但還在寶座上時，卻總是一副閻王臉，將別人都當奴才看，自以爲手操着你們這些窮小子們的生殺之權。他因此不敢見，也不願見他們。這種脾氣，雖然有時連自己也覺得是孤高，但往往同時也疑心這其實是沒本領。

大家左索右索，總算一節一節的挨過去了，但比起先前來，方玄綽究竟是萬分的拮据，所以使用的小廝和交易的店家不消說，便是方太太對于他也漸漸的缺了敬意，只要看伊近來不很附和，而且常常提出獨創的意
見，有些唐突的舉動，也就可以了然了。到了陰曆五月初四的午前，他一回來，伊便將一疊帳單塞在他的鼻子跟前，這也是往常所沒有的。

『一總總得一百八十塊錢纔够開消……發了麽？』伊並不對着他看的說。

『哼，我明天不做官了。錢的支票是領來的了，可是索薪大會的代表不發放，先說是沒有同去的人都不發，後來又說是要到他們跟前去親領。他們今天單捏着支票，就變了閻王臉了，我實在怕看見……我錢也不要了，官也不做了，這樣無限量的卑屈……』

方太太見了這少見的義憤，倒有些愕然了，但也就沈靜下來。

『我想，還不如去親領罷，這算什麽呢。』伊看着他的臉說。

『我不去！這是官俸，不是賞錢，照例應該由會計科送來的。』

『可是不送來又怎麽好呢……哦，昨夜忘記說了，孩子們說那學費，學校裏已經催過好幾次了，說是倘若再不繳……』

『胡說！做老子的辦事教書都不給錢，兒子去念幾句書倒要錢？』

伊覺得他已經不很顧忌道理，似乎就要將自己當作校長來出氣，犯不上，便不再言語了。

兩個默默的喫了午飯。他想了一會，又懊惱的出去了。

照舊例，近年是每逢節根或年關的前一天，他一定須在夜裏的十二點鐘纔回家，一面走，

一面掏着懷中，一面大聲的叫道：『喂，領來了！』于是遞給伊一疊簇新的中交票，臉上很有些得意的形色。誰知道初四這一天卻破了例，他不到七點鐘便回家來。方太太很驚疑，以爲他竟已辭了職了，但暗暗地察看他臉上，卻也並不見有什麽格外倒運的神情。

『怎麽了？……這樣早？……』伊看定了他說。

『發不及了，領不出了，銀行已經關了門，得等初八。』

『親領？……』伊惴惴的問。

『親領這一層，倒也已經取消了，聽說仍舊由會計科分送。可是銀行今天已經關了門，休息三天，得等到初八的上午。』他坐下，眼睛看着地面了，喝過一口茶，纔又慢慢的開口說：『幸而衙門裏也沒有什麽問題了，大約到初八就準有錢……向不相干的親戚朋友去借錢，實在是一件煩難事。我午後硬着頭皮去尋金永生，談了一會，他先恭維我不去索薪，不肯親領，非常之清高，一個人正應該這樣做；待到知道我想要向他通融五十元，就像我在他嘴裏塞了一大把鹽似的，凡有臉上可以打皺的地方都打起皺來，說房租怎樣的收不起，買賣怎樣的賠本，在同事面前親身領款，也不算什麽的，卽刻將我支使出來了。』

『這樣緊急的節根，誰還肯借出錢去呢。』方太太卻只淡淡的說，並沒有什麽慨然。

方玄綽低下頭來了，覺得這也無怪其然的，況且自己和金永生本來很疏遠，他接着就記起去年年關的事來，那時有一個同鄉來借十塊錢，他其時明明已經收到了衙門的領款憑單的了，因爲恐怕這人將來未必會還錢，便裝了一副爲難的神色，說道衙門裏旣然領不到俸錢，學校裏又不發薪水，實在『愛莫能助』，將他空手送走了。他雖然自己並不看見裝了怎樣的臉，但此時卻覺得很局促，嘴唇微微一動，又搖一搖頭。

然而不多久，他忽而恍然大悟似的發命令了：叫小廝卽刻上街去賒一瓶蓮花白。他知道店家希圖明天多還帳，大抵是不敢不賒的，假如不賒，則明天分文不還，正是他們應得的懲罰。

蓮花白竟賒來了，他喝了兩盃，青白色的臉上泛了紅，喫完飯，又頗有些高興了，他點上一枝大號哈得門香煙，從桌上抓起一本嘗試集來，躺在牀上就要看。

『那麼，明天怎麼對付店家呢？』方太太追上去，站在牀面前，看着他的臉說。

『店家？……教他們初八的下半天來。』

『我可不能這麼說。他們不相信，不答應的。』

『有什麼不相信。他們可以問去，全衙門裏什麼人也沒有領到，都得初八！』他戟着第二個指頭在帳子裏的空中畫了一個半圓，方太太跟着指頭也看了一個半圓，只見這手便去翻開了嘗試集。

方太太見他強橫到出乎情理之外了，也暫時開不得口。

『我想，這模樣是鬧不下去的，將來總得想點法，做點什麼別的事……』伊終于尋到了別的路，說。

『什麼法呢？我「文不像謄錄生武不像救火兵」，別的做什麼？』

『你不是給上海的書鋪子做過文章麼？』

『上海的書鋪子？買稿要一個一個的算字，空格不算數。你看我做在那里的白話詩去，空白有多少，怕只值三百大錢一本罷。收版權稅又半年六月沒消息，「遠水救不得近火」，誰耐煩。』

『那麼，給這里的報館裏……』

『給報館裏？便在這里很大的報館裏，我靠着一個學生在那里做編輯的大情面，一千字也就是這幾個錢，卽使一早做到夜，能够養活你們麼？況且我肚子裏也沒有這許多文章。』

『那麼，過了節怎麼辦呢？』

『過了節麼？——仍舊做官……明天店家來要錢，你只要說初八的下午。』

他又要看嘗試集了。方太太怕失了機會，連忙吞吞吐吐的說：

『我想，過了節，到了初八，我們……倒不如去買一張彩票……』

『胡說！會說出這樣無教育的……』

這時候，他忽而又記起被金永生支使出來以後的事了。那時他惘惘的走過稻香村，看見店門口竪着許多斗大的字的廣告道『頭彩幾萬元』，彷彿記得心裏也一動，或者也許放慢了脚步的罷，但似乎因爲捨不得皮夾裏僅存的六角錢，所以竟也毅然決然的走遠了。他臉色一變，方太太料想他是在惱着伊的無教育，便趕緊退開，沒有說完話。方玄綽也沒有說完話，將腰一伸，咿咿嗚嗚的就念嘗試集。

（一九二二年六月。）

1996年1月1日，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，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，其作者1936年逝世，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，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区，屬於公有領域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本作品現時在兩岸因著作權保護期屆滿而屬於公有領域。根據2020年第三次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第二十三條第二款（司法管轄區為中國大陸，不包括香港和澳門）和中華民國《著作權法》第三十三條（目前司法管轄區為臺澎金馬地區），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的作品，在首次發表50年後，或者自創作完成起50年內未發表，即進入公有領域。其他適用作品則在作者死亡後50年進入公有領域。

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》（2001年修正版），法人作品應滿足三點要求：（1）由法人（或其他組織，以下簡稱「法人」）主持創作，而非工作人員自發進行；（2）創作思想及表達方式體現法人意志；（3）由法人負責，而非執筆者。（詳情）

鲁迅《端午節》最初于1922年9月10日《小說月報》第十三卷第九號发表。《鲁迅全集》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于1938年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